

执行主编 白烨 塞宁

中国青春文学年选

2011
年选

总主编 李敬泽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执行主编 白烨 塞宁

中国青春文学年选

总主编 李敬泽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青春文学年选 / 李敬泽, 白烨编.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99-4975-8

I. ①青… II. ①李…②白…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3817 号

书 名 中国青春文学年选

编 者 李敬泽 白 烨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975-8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孤独鸽	李 晔(1)
我还住在灯塔里	呢喃的火花(26)
地下迷宫	陈晓明(39)
眠歌	韩倩雯(54)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辜好洁(71)
春幻抄	尧 耳(79)
送别	王天宁(103)
立蛋的良辰吉日	董夏青青(115)
毛坯夫妻	马小淘(129)
月背的潮汐	欧逸舟(162)
逃亡	郭 龙(172)
伙夫玛曲	海 潮(185)
夜房间	普鲁士蓝(233)
一瞬风月	陈 娇(242)
少年情歌	天涯蝴蝶浪子(281)
沸点	萧 何(290)
埃德蒙顿的雪	马洪湑(299)

通俗爱情	独 眼(327)
换灵记	刘 汀(390)
爱后余生	沈熹微(402)
浮槎	苏枕书(415)
羊道·冬牧场	李 娟(429)
欢情	纳兰妙殊(473)
编后记	白 烨(500)

孤独鸽

李 晔

—

一起床,山南就觉得今天不同寻常,但具体有什么变化他还揣摩不出。比如此刻,窗外传来麻雀和布谷的声响,细听之下,才能发现其中竟还夹杂着一阵陌生的咕咕声。究竟是什么鸟,山南却不知道。

这是一个礼拜六的早晨。

山南照常下到一楼,悄无声息,这几乎是他的一项绝技,像猫。家人对此事常不满,尤其姐姐山北。她常用教训的口吻对弟弟说,你弄出点声音行不行,做贼一样。

山南总是不理她,对他来说,这不是刻意为之的事情,几乎是本能。山南醒得早,是家里唯一不为睡眠发愁的人,在所有人起床好半天还哈欠连天时,他就已经清醒得仿佛从未入睡。

他站在大厅,扫了眼母亲的房间,门闭着,红色的油漆看上去还未干,一些颗粒状的珠子仿佛随时会坠下来。整栋房子散发一股崭新的味道,一种木料混合着油漆磁粉的香味。

这栋房子是父亲外出打工五年后的成果。两层,火红色的砖楼在山腰间极其醒目,远看酷似一个方方正正的鞋盒子,要近瞧才能发现它其实是呈凹形的。这是父亲从外地带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他说这样的房子更美观也更结实。

山南、山北就分别住在楼上突出的两端,一左一右,像城堡的前沿。山南时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守城的士卒。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站在

窗前,远眺山脚下的小镇。那里的民居鳞次栉比,沿河而立,整体呈一道月牙儿形,但没有一所房子像山南家这样。那都是些四四方方的盒子,毫无特色,只不过有钱人家的房子被贴上了一层闪亮的白色瓷砖罢了。即便如此,山南还是看不起,他知道迟早一天,父亲也会将房子贴上一层光洁的瓷砖,等到那时,他就拥有镇上最漂亮的房子了。

不管什么时候,每当山南在窗前发呆时,母亲便会冲他喊,又发什么呆,下来,我们上街去。

除了站在窗前神游,山南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上街,这意味着他又可以吃到一张油光闪闪的千层饼了。然而这天,山南却破天荒地没有站在窗前,只往窗外觑了一眼,就知道今天不宜观赏风景。平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眺望这个被群山包围的镇子,眺望那些如云般层层叠叠的山峦。有时望着望着会有一阵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觉得大山的重量都一股脑儿朝他压来,令人窒息。

他从未向人透露这秘密,哪怕是亦敌亦友的姐姐。他喜欢看山,但从未问过山的那一边是什么。可以想象,人们的回答总是这样,傻瓜,山的那一边当然还是山。

他知道父亲就在山的那一边,他无法想象那是一座靠海的城市。海是不是像包围镇子的山那样无边无际呢?山南不知道,他只知道父亲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回家,好不容易回一趟家时,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怪味。到后来,当山南第一次乘人不备,跳上一列停在小镇的慢车时,才知道,原来父亲身上的怪味就是火车的味道。

列车巨大的汽笛声时常钻进山南的梦里,怎么也摆脱不掉。他一次次回想起火车从他身旁飞驰而过的情景,那些锋利的线条使人们的脸一晃而逝,红色或草绿色的车厢代表着或快或慢的列车,然而不管哪种列车飞驰过后,当山南把手靠近铁轨时,都会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电到,手臂一阵酸麻。他晓得那是电,因为早已有触电的经历。如果是梦里,他的手会不自觉地抖动起来,仿佛被蛇咬了一口。

今天妨碍山南在窗前眺望的是雾,这是个雾霭浓重的地方,如果恰

逢大坝开闸放水,那么整整一天,潮湿的雾气就会沿着山腰爬上山南的窗户,像敷一层白纸,什么也看不见。

下楼时,山南还侧耳倾听了一会儿,确认了这雾是群山本身制造出来的,不是从左侧百米左右的大坝上飘来的人造水汽。通常一放闸,水声总是洪亮的,连绵不绝的声响便会贯穿整个白天,有时还日以继夜。但那要等暴雨时节才会赶上,眼下梅雨季节已过,正是晴好的天气,暂时不用担心那令人烦躁的声响会扰乱山南的一天。

山南敲了敲母亲的房门,轻轻地,用小鸡啄米的力度,果然,没有任何回应传来。他又推了推,发现房门打里被锁上了,这让山南不满。从前可不是这样,当然从前的房子也不能和如今的相提并论。那是简陋的平房,虽也是砖瓦结构,但狭窄逼仄得多,母亲的房门从来不关,据说是为了防贼。为此母亲还特意在大门口放了一个搪瓷脸盆,里面盛了一些水,开始山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把盆放在那里?到后来,山南半夜起床解手,路过时不小心一脚踩进脸盆,盆哗的一声发出警报,一旁洞开的门内立即传来母亲惊醒的声音,谁?山南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机关。

记忆中母亲的门从未关过,除非父亲回来时才会象征性地阖一下。这引发了山南的好奇,他曾偷偷摸摸趴在门口,通过木门的缝隙偷看屋内的父母。那是怎样一幅光景啊,昏黄的白炽灯下,一只澡盆里赤裸地挤着父亲和母亲……

山南不敢把此事告诉姐姐,在此后的岁月里,山南对这一幕的记忆愈发深刻,一旦母亲的门出于什么原因又关上时,父亲和母亲在澡盆里的形象便清晰地浮现出来。有时山南会觉得好笑,暗自傻笑一阵。

新房建成后,母亲的门却永远关上了,他再也不能深夜噩梦之后直奔母亲的房间,躺到那温暖含香的床铺上了。而且有了铁门以后,母亲再不用提防贼的轻易闯入,搪瓷脸盆就这样悄然退伍了,结束了长达数年的警戒工作。

山南在门前摩挲了一阵,证实了这扇门的天衣无缝,它再也不是原来那扇漏洞百出泄露机密的门了,它换了一副面孔,怒火般红,像关公一样威严。

就在山南准备转身时,又听见屋外传来一阵咕咕声,像人肚子饿

时发出的抱怨。他急忙把大门打开,让晨曦的光和雾流窜进来,又是一个普通清冷的早晨,但山南觉得薄雾中好像隐藏着什么,亟待他去发现。他踏出大门,脚被金属门槛绊了一下,没有摔倒,但这声响足够惊吓雾里发出咕咕声的动物。它扑闪着翅膀准备逃离,可无奈有伤在身,几乎只是原地打了一个滚,便又落定了。

山南来到坝子里,雾气在这里变得稀薄,不足以给那只受伤的鸽子以任何遮挡。谁叫它是一只灰鸽呢,如果它有着白色的羽毛,或许山南会认为那只是一团比较浓郁的雾气罢了,可惜。

山南从没有如此近距离观察过一只鸽子。这里的人们不大养鸽,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只是一些平凡的鸟,偶尔一只山鹰在山南家的上空盘旋,但碍于人们的防范,鹰始终不敢俯冲下来。

观察了一会儿,山南发现那是只折翅的鸽子,左翅有明显的伤痕。此刻它正蹲在地上,头耷拉着,细小的眼珠不安地转动,警惕着来自周边的威胁。即便如此,山南还是轻而易举将它捕获了,鸽子还没做出反抗动作就被山南捧在了手心。不过后来,山南手中还是留下了一道利爪划伤后的痕迹,很久才消失。

山南端详着这只鸽子,它的咕咕声消失了。为了不进一步扩大它的伤口,山南转眼走进屋里翻出一只纸箱将它放进去,用小碟盛了些水,并顺手在米缸中抓了一把米。

二

过了几天,姐弟俩才细心发现原来灰鸽脚上还套着一个环,上面标有一串号码,SH1022。

起初,没人能看懂这串字母加数字的组合。母亲说,这是人家为鸽子做的记号,可能是从养鸽场里跑出来的。

在此之前,山南从未听说有养鸽场。据他所知,镇上有黄磷厂、铁厂、养猪场、养鸡场,就是没有养鸽场。养鸽子干吗呢?吃吗?山南猜不透。

山南不管那么多,既然鸽子飞到了他家,那么这东西就像战利品一

样归他所有了。他宝贝似的给它准备了一只铁笼子,每日精心饲养,只有姐姐给它包扎伤口并检查伤势时,山南才让她靠近。他甚至小气得只让两三个死党来家里观摩了一番,并让他们死守消息,不得散布。

即便如此,关于鸽子的来源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一开始是山南和姐姐争执,后来成了三四个人讨论的热点话题了。山北依仗着成绩不错知识面广,一口断定这鸽子是从上海飞来的。山南那群朋友听了无不惊叹,因为山北雄辩地问,什么是 SH?

山南没给她好脸色,置之不理。山北又问那几个同样显得无知的小孩,不出所料的,他们挠破了脑袋瓜也没能解密这两个字母的意思,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高级密码。他们摇头晃脑,扯着嗓子喊,不知道。

一群笨蛋,SH 就是上海的简写,你们拼一拼就知道了,Shang Hai。

Shang 上,Hai 海,SH,真的是上海。伙伴们欢呼起来。

哼,我早就猜到啦。山南这才不满地指出,一副先知的模样。

上海离这里有多远? 一个小孩问。

山北思考了一会儿得出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好几千里吧,反正隔着好多省呢。

鸽子能飞那么远吗? 不会饿死吗? 一个小孩又发问了。

山北这次轻蔑地说,怎么不能飞,它可能是赛鸽,能从上海飞到乌鲁木齐呢,还能飞回去。

所有小孩都不知道乌鲁木齐在哪里,听上去这像个外国城市,但他们不让这种衬托自己无知的疑惑困扰自己,不再发问了,只是惊叹,鸽子真是能飞啊。

后来话题就转了一个风向,孩子们开始猜测起这只鸽子的主人来。如山北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只来自上海且是比赛用的鸽子,那么他的主人该多有身份啊。他会不会也是一个小孩呢? 孩子们不知道,但他们乐于猜测各种鸽子主人的形象。在众说纷纭中,唯独山南坚信那灰鸽的主人肯定和他们一样念小学三年级,并且还是个女的。具体说来,在山南心里,那一定是个扎着两条马尾辫的女生,穿一条乳白色的健美裤,一双雪白的跑鞋,头上扎有好看的蝴蝶结,一笑有两个酒窝,就像班上的学习委员韵。

韵是山南暗恋的对象,这是谁也不知道的事情。他暗自发誓此生绝不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任何人,就像他严格把守父亲母亲的秘密一样。他觉得有些秘密就应该烂在肚子里,流露出来则是祸害。连他母亲也常说山南是个小老头,看上去令人捉摸不透,脾气古怪。她的证据是,山南这么小就有抬头纹了,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只要一皱眉,额头上的数根皱纹便顿时现形。这曾让山南苦恼过好一阵,他还对比了其他几位伙伴的额头,可他们玲珑光洁的额头上没有那些令人恐惧的纹路。

山南的噩梦连绵不绝或许和这些皱纹有关,他看上去总是一脸苦相,阴鸷而又忧伤,但鸽子的到来暂时缓解了他对自身的忧虑。一次喂食之后,他问山北,它是累了飞不动了,才被人打下来的吗?

山北正卷着书背单词,不想理会山南的问题。但她也知道,不回答山南的后果,于是用道听途说的口吻说,也许是它自己摔下来的,电站周围的磁场很乱,很容易就让鸽子迷失方向,它们找不到路,转来转去没力气就掉下来啦。

山南破天荒地没有质疑姐姐的释疑,他被这种说法征服了,因为此前他也耳闻过类似的传说。这么一想,一切似乎都通了,只有一点还困扰着山南,如果说这鸽子是从上海飞来的,那么哪里才是它的终点,它究竟要飞往哪里?

山南越发觉得鸽子的可爱了,尤其那身光洁的羽毛,虽是只灰鸽,但背上乃至尾部都有白色及彩色的羽毛点缀。在阳光普照的四月,鸽子浑身散发一道奇异的光芒。

山南舍不得把它放走,虽然谁也没有向他提及此事,就连抱怨鸽子浪费粮食的母亲也没有提,是她们忘了吗?山南不知道。但他宁愿她们什么也别提,这只鸽子是属于他的,他想怎么处置都可以。

在太阳快要隐没在背后的大山时,山南才依依不舍地把鸽笼从楼顶取回,放进卧室,他不想让它露宿野外。只有下雨时,山南才整天把灰鸽放在房间里,有时托在手上,二者的目光都盯着窗外。在那条距山南家不足十米的盘山公路上,始终有运铁矿石的重型卡车驶过,当它们像马一样嘶鸣着爬上“之”字形山道时,铁厂才会向它们敞开怀抱。山南不明白为何这里的工厂都要建在山巅上,比如对岸的黄磷厂。

山南很是反感那些大车,上坡时慢吞吞,而空车下山时则变得疯狂,一路狂飙。山南曾多次被这些放空的车辆惊吓过,所以他对灰鸽说,你可不能乱跑,车子会把你碾死的。你也不能飞得太高,比如不能飞到黄磷厂去,它们是会喷火的,一喷火,你就要成烤鸽了。

说到这里山南痴痴地笑起来,好像自己真的会把它放了一样。山南总是找些话和鸽子说,有时鸽子也咕咕地叫两声,像是回应他的苦口婆心,那时山南就欢呼雀跃了,认为灰鸽是通人性的。既然如此,它应当有自己的名字。

山南想了一晚上,决定叫它“考哥儿”,取“烤鸽”的意思。这是对它的一种警示,也是山南自己的念想。

他喋喋不休地对它讲话。别看山南平时话少,出语犀利,但面对考哥儿时,却变得像个少女,深情款款,和风细雨。

考哥儿总体来说是只安分的鸽子,可能它也知道自己被这位亦男亦女的新主人判了一个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长短的徒刑。

什么时候才能重回蓝天?

三

那个老头又来了,那是母亲在电厂做临时工时认识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家伙。母亲让山南叫他罗叔叔,可山南偏不叫,他私下对山北说,什么叔叔,我看他就是个老头,头发都白了。

山北轻蔑地说,白头发算什么,我们班有的男生也有白头发。

山南见找不到知音,只好跟考哥儿说,你瞧,那个老头又来了,他怎么老是来我家,我家很好玩吗?

山南口中的老头实际只有五十七岁,由于保养得当,单看外表其实难以看出他的准确年龄来。电厂是个肥得流油的单位,所以老人总显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除了那青年时代就开始白的头发外,一切都显示出一种中年的巅峰状态来。

母亲对他说过,罗叔叔可是个好人,在她接下厂里篮球馆的清洁工作时帮了她大忙,不然肯定拿不到那微薄的几十块钱。

山南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老头频繁出没他家的,只知道他一来总不会空着手,要么包一块卤牛肉,要么拎一袋炸甜甜圈,或者直接抱一箱饼干过来,有时连成条的卫生纸也往家里送。

山南弄不懂老头为何总是给他家送这送那,是为了讨好母亲吗?后来他才从山北口中得知,电厂常发东西,老头用不了那么多,就送来,不用自己花钱的。

即便有如此好的福利,但山南对电厂仍是没有好感,总觉得里面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就拿学校来说,电厂的孩子也总受到老师的青睐,老师总夸他们衣着整洁、行为得体,不像当地的孩子那么野。

山南警告考哥儿说,电厂的人都不是好人,你要记住,但是除了韵,韵你没见过吧,我有她的照片,上次秋游的时候照的……

山南对考哥儿追忆往事的时候,老头已进入坝子了,母亲也感应似的迎出去,两人站着说了一会儿话,随后进了门。

夜幕降临,山南待在昏黄的白炽灯下逗考哥儿,并竖着耳朵听楼下的动静,要知道母亲就住在山南脚下的房间。可这再也不是从前的房子了,水泥预制板阻挡了所有过于微弱的声响,如果细听,才能听到母亲屋内传来的“新闻联播”的声响,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就是山南该做作业的时候了。

山南极不情愿地掏出皱巴巴的作业本,翻开几页,很快就写不下去了。那老头又来家里做什么,手上又拎着什么好吃的呢?这让山南一阵纠结,他既讨厌老头,却又盼着他手中的物品。有时赶上节日,老头还会塞给他十块钱,让他好一阵欣喜若狂。

在浮想联翩中,山南知道今天的作业是写不下去了,无法得知老头手中的东西让他感觉痒痒的,生怕母亲会独吞或收藏那些也许是给他带来的礼物,诸如一部四驱车或一套他梦寐以求的儿童百科全书。为了那套书,他曾写纸条给父亲,夹在母亲寄出去的信里,可父亲回来总是忘记。山南不敢多问,但失望溢于言表,他不好意思重复自己的愿望,倒是母亲还记得,一问起,父亲总是拍着脑袋,做出一副忏悔的样子,然后信誓旦旦保证,下次我一定去书店。

山南想着想着不免悲伤起来,觉得自己的愿望是那么难以实现。电

厂的同学都有那套儿童百科全书，可没人愿意借给他，哪怕拥有这些书的人从来不看，因为怕他把书弄脏或弄坏了。他们说，你看看你的课本，都变成什么样了，卷成一个望远镜啦。

这是事实，山南的书永远皱皱巴巴。其实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不爱惜书，而是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就要遭到其他同学的嘲笑了，甚至有失去这个集体的危险，他们会嘲笑他想学电厂同学，成为一个文绉绉受老师宠爱的人。

山南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看不惯电厂同学的盛气凌人，但在其他方面，则很是吸引他。他也想拥有那些漂亮的书皮，精致的钢笔等。他还想像他们那样加入鼓号队，做一个小号手，在每年运动会或“六一”儿童节就可以穿上雪白的制服吹奏乐曲了。

可惜这些他都无法做到，更没有条件让他做到。母亲在花销方面严格控制，她总是抱怨家里没钱，连盖房子也是借的外债，还有两三万没有还清呢。

两三万对山南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他担心如果家里还不起这笔钱会怎么办，他是不是需要退学来帮家里节省一点开支。不过母亲并没这么说过，可山南却这么想，他认真思索自己能干些什么，可思来想去，一无所获。

就像此刻，山南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老头手中的东西。最终，他还是没能抵制诱惑，然后一声不响地来到楼下。

大门已经关上，只有母亲房里亮着灯，灯光从门和地面的缝隙爬出来，微弱的一线，仿佛更大的身躯被卡在了那里，动弹不得。山南的耳朵贴在木门上，想听听里面的动静，可除了新闻播报声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声响传来。听了一会儿，山南就不免狐疑起来，难道他们不说话吗？平时当着姐姐和自己的面，老头的话可是没完没了的。这让山南不解。

就在他松开耳朵准备离开时，忽然听到东西被撞倒的声响。接着传来母亲的声音，我不会，真的不会。

不会我可以教你嘛，对了，应该有音乐的，放首歌吧。

不能放歌，他们还在学习呢。

那算了，就这样，慢慢地找感觉吧。

声音又没了,山南变得警惕,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山南决定要亲眼见到他们在干什么才能罢休。

他又缩了回去,来到楼梯间,那里有一扇通往屋背的门,他打算从这里出去,然后偷偷摸到前门从窗外看。沿着侧墙及排水沟,山南悄悄摸到了那扇窗下,缩头缩脑地蹲伏着,好在夜色已经降临,给了他天然的保护。他稍稍稳定一下情绪,不让心跳过快,接着缓缓升起了脑袋,目光与窗台平行且略高了,可惜窗内一道帘子将山南的目光遮了个严严实实,除了窗帘难看的图案外,一无所获。

山南不甘心地左右梭巡,身子紧贴着墙,想找到窗帘的一丝缝隙,还真被他找到了,在窗户右侧靠近大门的地方,窗帘与窗框竟还有一指宽的隙缝。山南轻盈地闪身过去,后脑勺贴在砖墙上的感觉暖融融的,晒了一天日光浴的墙体此刻正徐徐散发热气,山南感觉一股热量传遍全身,他开始侧身,与窗户呈L形的扫描屋内活动了。

缝隙把屋内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山南不敢相信地看着整个过程,一种莫名其妙的屈辱捏紧了他的心,那老头怎么敢……

山南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无可遏止地想起了远在他乡的父亲。山南又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他的相貌又一次在脑海里飘摇起来。他伤心沉默地往回走,如果父亲再不回来看他,自己就要把他忘记了。

这一夜极不平静,许多往事纷纷涌现,一些细节开始贯穿山南的记忆。难道一切都悄然发生了改变?那些夜晚的所见所闻竟都不是梦?

那曾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夜晚啊,山南睡眠微饬,下楼解手,靠近母亲房门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好像在和母亲说话。他听不清谈话内容,但这足以使他心潮澎湃了,他欣喜地认为是爸爸回来了,不然这么晚了谁还能待在母亲的房里呢?他不敢贸然去敲门,生怕打扰了父亲母亲的相聚。他捂着怦怦直跳的心上楼,想敲开姐姐的房门告诉她这个重大消息,可一来到那扇紧闭的门前时,他就犹豫了,最终默默回到房间,独自怀着一个愿望即将实现的美梦悄然入睡。可第二天一早,当他急匆匆下楼敲开母亲的房门时,一个多余的身影也见不到。山南的脸立即像被谁掴了一巴掌似的,完全不知所措。母亲盯着他,不满地问,大清早的,又

发什么呆。

山南摇摇头走了，嘴里不自觉地念道，我以为爸爸回来了。

不知母亲是否多次听见山南口中的念念之词，但她从未问过他为什么会以为爸爸回来了。这对山南来说成了一个谜。

然而今晚，当他亲眼目睹母亲和老头扭在一起时，一些情节便自动串联起来。

山南感觉惴惴不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连考哥儿在桌上呼唤他的声音也没听见。

四

虽然莫名其妙的忧伤攫住了山南，但他没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任何人，他觉得随着长大，自己的秘密也一天天多起来，竟也成为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苦恼。

从那天起，老头竟一连多日没有出现，倒是母亲外出更加频繁了。有时天一擦黑就出门，她对山北交代说，我去你姨家给你爸打电话，你们守屋，别乱跑。说着摸了摸蹲在坝子里的山南的大脑袋，转身走了。

山南望着她的背影发起了愣，一股说不出的香味还残留在空气中，山南像狗一样嗅了嗅。印象中，母亲从来不用香水的，出门办事顶多打点花露水，但这次竟连姐姐也觉出了异常，你闻到没有，香水味，妈有香水了？

山南摇摇头，表示不知情。山北说，你闻到没有啊！

好像有一点，山南说。很快他就不理睬姐姐了，独自站到坝子边，望着那条白带子般往山脚旖旎而去的公路，母亲的身影消失其中。山南暗自神伤，每次去小姨家给爸打电话，妈都会带上他的，偶尔也带姐姐。妈最怕走夜路了，去哪儿都要叫上山南给她做伴，怎么这段时间突然就不需要他了？山南有种被母亲抛弃的感觉，一种小男人的低落像夜色迅速吞没了他，直到山北打屋内爆发出一阵叫喊。

快来看，香水，是妈的香水，肯定是爸寄回来的。山北手中捏着一只粉色的造型独特的小玻璃瓶，对着灯光。

你怎么知道是爸寄回来的？也许是那个老头送给她的。山南嘀咕了这么一句。

胡说，罗叔叔怎么会——这种事你不要乱说，香水肯定是爸送的，不信等爸回来你问他。山北小心翼翼地闻了闻瓶口的香味，并往脖子上喷了一下，随即笑着对弟弟说，你要不要来一点，蛮好闻的。

我才不要呢，我又不是女的。

山南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母亲的床上睡过去的，电视还开着，一看钟，十二点半了。他关掉电视便上了楼，刚回到房间，察看一番考哥儿后，就听见屋外的动静。妈回来了，好像不是一个人，因为她在对谁说，你回去吧，不早了。

门打开又被关上，声音消失了，可山南的目光一直盯着屋外，直到楼下亮起了灯，借着房间泄出去的光，山南才看清正在远去的老头的身影。

又是他。山南在心里抱怨。

山南心事重重地回到床上，为了不去想那老头，他强迫自己去想韵。明天是他和韵共同值日的日子，一个千载难逢两人独处的机会，他决定告诉韵考哥儿的事。他该怎么对她开口呢，我有一只上海来的鸽子，是赛鸽，名叫考哥儿，你要不要去我家看看……

一切就像昨夜排练的那样，第二天，山南在值日快结束时，对女孩韵说出了那番话。果然，韵问他，你怎么知道它是上海来的，也许它就是镇上的呢。

山南收敛了原本打算亮相的笑容，阴沉地说，它肯定是从上海来的，它的脚上有编号呢，S和H，我姐姐说，这是上海的缩写，你不信去我家看看。

说完这话山南心都快炸了，结果换来一个轻描淡写的回答，好吧。

一路上，韵都跟着山南，甚至在路过电厂大门时，头也没有回一下。山南曾想，她肯定没耐心，如果她说她要回家，自己是不可能拦的。然而山南想错了，韵一直跟着他，他一回头，她就冲他微笑，并善解人意地说，我知道你家在哪里，你不用每次都回头的，我晓得路。